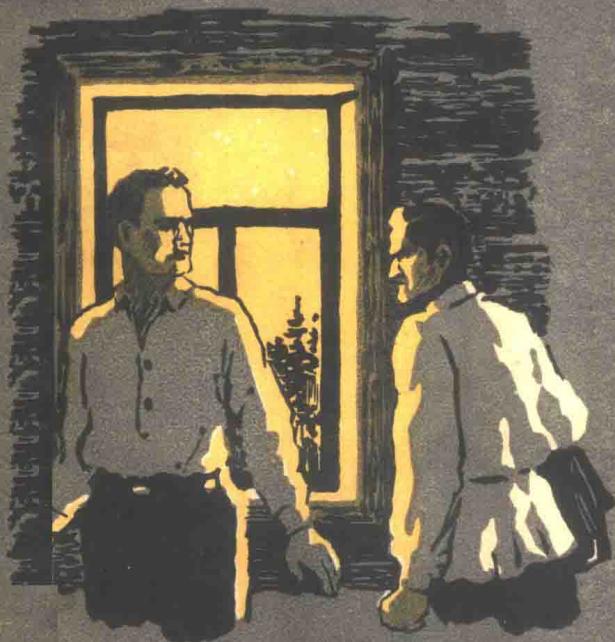


# 密林

謝格洛夫著



謝 格 洛 夫 著

# 密 林

四幕七場話劇

林 耘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 密林

謝格洛夫著

林耘譯

中國戲劇家協會編輯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盔胡同四號

外文印刷廠印制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368) 字數: 62千字

開本 31"×43" 1/32印張 3<sup>13</sup>/<sub>16</sub> 挪頁 2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0

定價 (?) 0.36 元

ИВАН ЩЕГЛОВ

ЛЕС ДРЕМУЧИЙ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54.

內容 說 明

本劇描寫一九三〇年前後，蘇聯集體農莊建設獲得了初步成績，但還有許多困難和弱點，富農分子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慫恿下，堅決與集體農莊為敵，在正忙於收割之際，放火焚燒森林，破壞集體農莊寶貴的財富。作者寫出了一個典型的富農家庭及其內部的分裂過程。頑固的富農分子最後完全失敗，而富農家庭中覺悟並起來一同向反革命分子積極鬥爭的人們都有了光明的出路。劇中表現了工人階級對農村中的革命所起的積極影響，描繪了集體農莊運動美麗的遠景。黨對農村中這一偉大變革所實行的英明領導以及堅決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的正確路線與自願原則，在劇本中都已明確地體現出來。這個劇本教育人們要特別警惕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要善於識別他們，並及時揭露和鎮壓他們。

## 人 物

奧西涅·斯特魯寧——農民，一百零四歲。

巴維爾——他的兒子，六十歲。

謝苗——巴維爾的長子，三十四歲。

葉蓮娜——謝苗的妻子，三十歲。

阿列克謝依——巴維爾的次子，三十二歲。

瓦爾瓦拉——阿列克謝依的妻子，二十八歲。

烏斯金妮婭·奧列申娜——巴維爾的長女，三十六歲。

伊里亞·奧列申——她的丈夫，四十歲。

達吉雅娜——巴維爾的幼女，二十歲。

藍符施卡——村裏的獸子，三十六歲。

雅柯夫·瓦西里耶維奇·里巴托夫——村蘇維埃的秘書，三十二歲。

葉夫連姆·庫茲米契·瓦根——村蘇維埃主席，三十七歲。

維特根——集體農莊主席。

奧別施根——集體農莊管理委員會委員。

拉波亨——區委書記。

集體農莊的男女莊員們。

事件發生在一九三〇年。

# 第一幕

## 第一場

斯特魯寧家中的一个房间。通过面臨村中街道的幾扇窗户可以看見高大的松樹林。傢具粗笨。靠近一扇窗户擺着一張餐桌，周圍有幾把椅子，离餐桌不远擺着一隻碗櫈。貼着花花綠綠的壁紙的牆上掛着幾張照片，一面鏡子和一幅画着海岸落日的圖画。除了通外面的門之外，还有一門通內室，一門通里巴托夫的房間。舞台深處有一隻帶寢台和通風口的俄罗斯式的暖爐。用鮮艷的印花布做的帷幕後面有一張木床。七月下旬。傍晚時分。房間中央的地板上放着兩隻箱子，這兩件東西完全是偶然放在那兒的样子。瓦爾瓦拉在寢台跟前替奧西瀨穿上一件乾淨的襯衫。半拉開的帷幕露出躺在床上的阿列克謝依。

瓦爾瓦拉（向奧西瀨）謝苗从莫斯科回來了。帶來了一個年紀輕輕的老婆。是城裏人。

奧西瀨（沒有听清楚）啊？不……我不要……

瓦尔瓦拉 我說，謝苗回來了。你知道不？謝苗你總還記得吧？

奧西潑 謝苗？他打完了仗，到城裏做工去了……

瓦尔瓦拉 就是呀……他來了。來看看我們。

奧西潑 什麼？

瓦尔瓦拉 來看看我們，我說。

奧西潑 割莊稼了嗎？

瓦尔瓦拉 （揮了一下手）也算……是个活人。

達吉雅娜不知道生着什麼气跑進房間。她穿着一件淺色的裙衫，戴着头巾。

達吉雅娜 （跑到窗口，恐嚇着街上的不知什麼人）你敢進來試試！  
我拿藤蘿稈兒揍你①！

瓦尔瓦拉 （收拾着房間）你要揍誰呀？

達吉雅娜 薩符施卡。真獸得不成樣子了！（向窗外恐嚇）當心點兒，要不，我一定狠狠揍你一頓！他在笑，這傻瓜。你再笑一笑試試！

瓦尔瓦拉 他怎麼？

達吉雅娜 （不高兴地）人家譏笑我是薩符施卡的未婚妻。  
他現在連路都不讓我走了。村子裏大夥兒都当做笑話

---

① 藤蘿稈兒上帶刺，打在身上很痛。

在說。

阿列克謝依（躺在床上）噏呀，你这个丫头！連一个傻瓜都对付不了，將來怎麼去对付你的丈夫？

達吉雅娜 我不會來叫你幫忙的，別那麼想！你倒去對付對付他試試！他就像柏油一樣，粘上了就叫你脫不了身。我拿鞭子攆過他。他一個勁兒地——只是笑。你拿這個鬍子有什麼辦法？

阿列克謝依 那你就這樣，你出去玩兒，就把他鎖在澡堂裏。讓他獸在那兒。

達吉雅娜 是要把他鎖起來。

阿列克謝依 或者把他淹死。

達吉雅娜 我就把他淹死。叫他別來惹我。

阿列克謝依笑了起來。

瓦爾瓦拉（走到達吉雅娜跟前）你自己還是個傻丫头。他把你怎麼啦？……這麼個漂亮姑娘！小夥子們大概把眼珠兒都望穿啦。

達吉雅娜（轉過身去）去他們的！全都裝做個聰明樣子……皺着眉头看人。我才不稀罕他們呢！

薩符施卡走進房間。

薩符施卡（恭恭敬敬地摘下便帽，穩重地站在門邊）我給你們問好！

阿列克謝依 你好，未婚夫！

達吉雅娜 （从薩符施卡身旁走过）哼！跟屁虫，老坏蛋！（在镜子面前整理了一下头巾，順路走过里巴托夫房門口，向房間裏張望了一下，確信里巴托夫不在，就从屋子裏走了出去。）

阿列克謝依 （打趣地）她怎麼不很尊敬你？

薩符施卡 （純樸地）誰知道她！

阿列克謝依 她現在跟誰要好？

薩符施卡 （用头向里巴托夫的房門指點了一下）跟住在你們家的。跟村蘇維埃祕書。

阿列克謝依 鄉下人她瞧不上眼？

薩符施卡 （嘆了口气）自然囉。城裏人乾淨些。

阿列克謝依 可是你得会追，会說。就說，我敬愛你，沒有你我簡直活不下去。

薩符施卡 我可不就是这样……她不听。避着我。

阿列克謝依 可是你別讓步！非達到目的不可！你就說，我虽然不是什麼祕書，可是个道地的無產階級。現在就數他們時髦！（笑。）

瓦爾瓦拉走進內室，拿了疊好的彩色地毯和繪布出來。

瓦爾瓦拉 （向阿列克謝依）你算了吧！走到哪兒，跟到哪兒——也真叫这丫头覺得丟人。（向薩符施卡）薩符施卡，要不要吃點東西？

薩符施卡 謝謝你的好意！現在我在巴仁家幫忙。他們家  
要做四十天喪事。吃得很好！……

阿列克謝依 薩符施卡，我看你的日子倒过得挺好。不種  
莊稼，也不割莊稼。就像一隻自由自在的鳥兒！

薩符施卡 夏天還沒有什麼。有的人家給白吃白喝，有的  
人家雇我幹活。可是冬天就太傷腦筋了……

阿列克謝依 瞧你！还想一年四季都能如意。你呀，我看，  
倒挺会打算的。

奧西濱 （躺在寢台上，自言自語地）地呢，我說，我也种过……  
孩子呢，我說，我也养过……①

阿列克謝依 （冷笑地）瞧他吧！一輩子都过得挺如意。可是現  
在得準備到上帝跟前去報賬了——沒有什麼好說的。

奧西濱 梁贊省……葉洛仁斯克縣……杜勃洛維諾村的莊  
稼人……

阿列克謝依 就是這些蠢話！

瓦爾瓦拉打開長方形的小地毯，鋪好紗布。

薩符施卡 （沉思地）那还不明白……那算得了什麼……

阿列克謝依 你說什麼？

---

① 這兩句話中的“我說”在俄文中都是將來式。這是他準備死後到上帝面前去說的話。

薩符施卡 天堂呀。

阿列克謝依 瞧你！天堂……（譏諷地）他們答應你把地上变成天堂。你等着變成老爺吧，變得比這位祕書還要神氣！把你的寬腳褲換成洋裝褲，新皮靴，新襯衫。換上了，就到理髮館去把所有的蟲子都消滅乾淨，跟着，——就請你，薩維里①……你的父稱怎麼叫？

薩符施卡 葉高雷奇。

阿列克謝依 ……薩維里·葉高雷奇，進天堂吧。說得好不好？

瓦爾瓦拉 （向阿列克謝依）得了！你這肚子裏有多少怨氣！幹嗎跟人家纏個沒完？

阿列克謝依 （恨恨地）你怎麼？你總想找好人。憑什麼能做好人——我不知道！要不我早就成了個好人了！

瓦爾瓦拉感到受了委屈，繼續收拾着房間。靜場。

薩符施卡 （注意到房間裏收拾得整整齐齊的樣子）看來，你們是要過節。

瓦爾瓦拉 謝苗從莫斯科回來了。

薩符施卡 （欣喜地）謝苗·巴夫洛維奇？真的嗎？他在哪兒？

---

① 薩維里是薩符施卡的正式稱呼。薩符施卡是薩維里的愛稱。

瓦尔瓦拉 到村子裏看去了。

薩符施卡 噢！我跑去找他。

阿列克謝依 （譏刺地）跑去找吧。他見了你一定挺高兴，  
会給你幾個酒錢的。

薩符施卡 是嗎？对，我这就跑去找他。我們从前在一塊兒釣过桂魚。嗨，你呀！（向街上跑去。）

瓦尔瓦拉收拾完了。阿列克謝依从床上坐起來，望着收拾得乾乾淨淨的房間。

阿列克謝依 （向瓦尔瓦拉）收拾漂亮啦。屋子裏多少日子沒有像这样收拾过了。

瓦尔瓦拉 來了客人了呀。

阿列克謝依 我倒沒有關係。眼睛看了挺舒服的。總能这样就好了……（沉默了一会）瓦麗①！瓦麗！

瓦尔瓦拉 什麼事？

阿列克謝依 到这兒來。（瓦尔瓦拉遲疑不前）你過來，我說！  
瓦尔瓦拉勉强地走到阿列克謝依跟前。

阿列克謝依 （拥抱着瓦尔瓦拉）唉，我的小胖子！

瓦尔瓦拉推開他。

（抓住瓦尔瓦拉）你等一等！等这个倒楣的時候过去了，

---

① 瓦尔瓦拉的爱称。

一切都会好起來的。那時候——你再看我們，斯特魯寧家吧！馬兒又會成羣。鋸木廠又要開起來。小日子又會重新安排起來。那种日子才叫生活！要什麼有什麼！包你心滿意足！

瓦尔瓦拉（想从他怀里挣脱出来）算了吧……放开我。我沒功夫。

阿列克謝依（不放鬆她）真像个天鹅！ 謝苗家的跟你一比——不过是隻普通的水鳥①。你要是那样穿戴起来，可就成了个美人兒啦。

瓦尔瓦拉用力挣脱。

（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得了吧！ 我不会把你折断的！ 別害怕！

瓦尔瓦拉（挣脱出来了）鬆手吧！ 躺着嘛就好好地躺着得了。脾气多怪！

阿列克謝依（站起来，威嚇地）瓦尔瓦拉！ 过来，我说！ 你等什麼？！

瓦尔瓦拉 你胡鬧。我不过來。

阿列克謝依 我說，你过来！（走到瓦尔瓦拉跟前，想去抓她，她

---

① “普通的水鳥”原文是田鳧，又指身材瘦小，不引人注目或無足輕重的人。

抵抗着。)

里巴托夫出現在門口。他穿着一双靴子，上身穿着一件圓領的俄式襯衣，手裏拿着一隻公事皮包。他看見了房間裏發生的事情，站住了，咳嗽了一声。瓦爾瓦拉掙脫了阿列克謝依，跳到一邊。里巴托夫走進了自己的房間。矮個兒的烏斯金妮婭和高個兒長着絡腮鬍子的伊里亞走進來。烏斯金妮婭在門檻旁向進門後對面的一隻牆角鄭重其事地劃了一個十字。阿列克謝依走到帷幕後面去穿衣服。

烏斯金妮婭 人家告訴我說，弟弟回來了，是嗎？（环顧室內）瞧，收拾得多麼整齐！除了媽媽在世過守護神節<sup>①</sup>的時候，從來也沒有收拾得這樣整齐過。（向瓦爾瓦拉）客人在哪兒呀？

瓦爾瓦拉 到村子裏去了。

烏斯金妮婭 （指着箱子）是他們的嗎？想必是帶來的禮物。他有多少日子沒有來過了。（向伊里亞，溫柔地）伊里亞，你坐下吧！

伊里亞坐下。阿列克謝依向大門口走去。

阿列克謝依，你上哪兒去？

阿列克謝依 （粗魯地）上茅房去！（砰地一声關上門，就走出去了。）

---

① 即教堂所選擇的守護神的命名日。

烏斯金妮婭 (向瓦爾瓦拉) 他怎麼啦?

瓦爾瓦拉 他說，他不舒服。

烏斯金妮婭 他總是目空一切。你想，簡直成了皇帝了。

我們不是來找他的。讓他別神氣。伊里亞，要不要喝一點葛瓦斯①？(向瓦爾瓦拉) 拿一點葛瓦斯來喝喝！

瓦爾瓦拉出去，很快就拿了一大杯葛瓦斯回來。

多少輩子以來都是這麼個老規矩。娘去世了，娘的東西都分給女兒。那有什麼好生氣的。

瓦爾瓦拉 大概，他不是為了這個。(把葛瓦斯遞給伊里亞。)

伊里亞喝葛瓦斯。

烏斯金妮婭 我知道。你也是個好人兒。足足有三分之一都給你藏掉了。

瓦爾瓦拉 我沒有那種需要，也沒有起過那個念頭。

烏斯金妮婭 我知道。伊里亞，你還沒有喝够嗎？再喝一點兒吧。

伊里亞默默地把杯子遞給瓦爾瓦拉，同意再喝一杯。瓦爾瓦拉下，又拿了一杯葛瓦斯回來。

瓦爾瓦拉 (抑制住憤慨) 可是你，姐姐……聽着都叫人生氣。你自己把什麼東西都拿走了，也沒有剩下一點點

---

① 一种用蕎麥或麵包屑發酵後做成的清涼飲料。

給達吉雅娜做嫁粧，反倒來責備別人……

烏斯金妮婭 （站起來，走到箱子跟前，提起其中的一隻）挺重的。

（向瓦爾瓦拉，懷疑地）他帶了些什麼來送給你們呀？

瓦爾瓦拉 不知道。還沒有打開過呢。

烏斯金妮婭 大概，他也不会把姐姐忘了吧。（向喝完了第二杯葛瓦斯的伊里亞）伊里亞，再喝一點！

伊里亞喃喃地說了些什麼，把杯子遞給瓦爾瓦拉。後台傳來人聲。謝苗與葉蓮娜走進房間，薩符施卡手裏拿着一個五分銅錢，也跟着他們進來。

薩符施卡 （糾纏地）謝甫·巴夫洛維奇，讓我們再來擲一回！來，擲吧……

謝苗 （笑）你已經沒有錢了，還擲什麼。

薩符施卡 我很想把錢贏回來。

謝苗 （向在場的人）我給了他三個盧布。他就拿了这三个盧布來跟我賭錢。結果賭輸了。

烏斯金妮婭 虽說是個傻瓜，對錢倒是頂貪的。（向謝苗低低地鞠了一躬）你好，兄弟！

謝苗 （認出了她，高興地）啊，烏斯佳①！你好！

兩人接吻。

---

① 烏斯金妮婭的愛稱。